

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

——汉城第一次亚洲社会学者研讨会暨韩国社会学会 2003 年年会讲演纲要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中国社会学的未来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发展过程, 这是两个不同但又紧密联系的方面, 中国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 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当今时代的旧式现代性衰落、新型现代性兴起的趋向, 正在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和本土化形成重大的影响。在这一激烈、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和变迁中, 中国社会学面对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它既前途无量, 也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 中国社会学; 新型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非常高兴能够在汉城与各位亚洲社会学同行讨论我们学科面临的紧迫问题。我尊敬的同事、韩国社会学会会长金成国给我出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学的展望”。这个题目也是我本人长期关注和感兴趣的。因此, 我愿意围绕这个题目, 简要地谈谈我的几点想法。

一、本土化与国际化

中国社会学自 1979 年恢复和重建以来, 中国社会学界就有一个共同的体会, 这就是: 学术发展也和整个国家的发展一样, 不能闭关自守, 否则, 学术就要永远落后; 一定要走本土化和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我们清醒地意识到, 要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的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 要探索与时代发展特点相应的社会学理论, 一方面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 特别是抓住当前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机遇, 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 并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学史, 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 从中国悠久的优秀学术传统中吸取养料。这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才能真正具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另一方面, 中国社会学又要自觉学习、借鉴欧美强势社会学的精华, 使自己能够用世界的眼光, 从整个人类实践的高度来解释中国社会和建构中国的社会学理论, 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世界社会学不可缺少的一支, 逐步培养和提高同国际社会学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实力。这就是中国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含义。这样的中国社会学也才能真正具有得到公认的国际性, 能够为世界社会学贡献自己独有的一份。

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 是两个不同的但又紧密联系的过程; 它们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我们的社会学只有真正本土化了, 才有可能真正国际化。因为, 如果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亦步亦趋, 不能建构自己的理论, 不能描述、解释、预测和指导中国社会, 这种社会学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 不能真正国际化的社会学显然也不可能真正国际化。由此可见, 社会学的本土化并不排斥国际化; 社会学的国际化也并不排斥本土化。一定要处理好本土化和国际化两者的关系, 使它们相互促进, 而不能把他们人为地对立起来。

这种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与中国社会学百年发展的实际轨迹“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沿着这一方向进行艰苦的探索，才能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理论创新才有可能。

我个人认为，中国社会学今后的走向，总的来说，仍然处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过程之中。关于中国社会学今后走向的问题，无疑可以从多方面、多视角地进行分析，但无论怎样分析，也超不出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这个总的框架。

二、新型现代性与旧式现代性

当前，对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来说，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实际情况，便是世界社会学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这种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趋势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我认为，这种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既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化，又影响着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

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社会与个人不和谐，社会与自然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上世纪与本世纪的转折期间，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人们看到：人类对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导致了天人关系的紧张，甚至“人类对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所引发的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又不能不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恶化。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这样，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

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涵。

就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关系而言，过往的旧式现代性锻造了以往的社会学——它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设问和眼界，甚至它的理论抱负和期望所能达到的限度。当现代性面临重大转折之时，必定也是社会重构、个人重塑、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重建之日。社会学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经历预设的根本变化、视野的重大调整、理论的重铸和再生过程。

因此，处在这样一个旧式现代性步入没落、新型现代性勃然兴起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学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跟上世界社会学重建的步伐，结合中国的实际，在理论研究上开拓出新的学理空间。而经过我国快速转型期独特经验的熏陶，中国社会学界的主体性、自觉性和敏锐性已经大为提高，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对旧式现代性作出反应的，不仅有新型现代性，而且还有后现代性。如果说，新型现代性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积极、正面意义的反思，那么，主张后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则一般是对旧式现代性的一种消极、否定意义的反应。后现代主义批评旧式现代性的弊病是对的，但它的解决方法，不是去革除弊病，而是连现代性也加以抛弃，从而走向了极端。它对社会和知识基础的所谓“解构”，在理论上无助于社会学理论的重建，在实践上，无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和协调发展。

三、学科结构与理论结构

中国社会学的反思和重建，总的来说，可以沿着学科结构和理论结构两个思路进行。

所谓社会学的学科结构，在我看来，由三个层次构成，这就是：处在第一层次的学科深

层理念；处在第二层次的学科规范体系；处在第三层次的学科物质体现。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主要是学科制度的软件；第三层次则主要是学科制度的硬件。

就社会学来说，其深层理念，就是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里，增促社会进步，就是增加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成员个人的全面发展；减缩社会代价，就是指社会代价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可以研究如何把代价减少到最大限度、缩小到最小的范围的办法。社会代价往往大多数是由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这就是社会学特别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关注没有话语权或很少话语权的“沉默大多数”的渊源。“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植根于两的大系统的社会学的奠基人、创始人那里。孔德把“秩序和进步”看作是社会学的主旨；马克思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为此研究把人异化为物的社会制度根源。根本区别在与两者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但不论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还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都这样那样把“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作为自己的深层理念。

为了做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必须要实事求是地把握客观真实、现实真相。可以说，社会学的全部学科规范都是为了在质上和量上保证实事求是，把握真相。无论是默顿的四种“普遍规范”：普遍主义、共有主义、无私利性和组织化的怀疑精神，也无论是我们经常引用的马克思的名言“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等，都是如此。

为了落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深层理念，落实保证“实事求是，把握真相”的规范体系，必须有它们的物质保证、物质体现。这就是我们学界常说的“学科制度结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权威的出版物，基金资助。

除了对学科制度的理解外，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需要研究：如学科制度与学科成熟性关系。我认为：一个学科的学科制度是该学科成熟度的标志之一。又如，学科制度化与学科本土化的关系。在我看来，学科在一个国家制度化的过程，也是该学科在该国本土化的过程。等等。

所谓社会学的理论结构，在我看来，也由三个层次构成，这就是：第一、社会学基本问题层次，即学科的“元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社会学与哲学连结点的社会哲学层次；第二、社会学对象问题层次，即学科的“本问题”中的总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综合性具体科学的社会学层次；第三、社会学范畴问题层次，即学科的“本问题”中的分问题层次，也即作为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概念内容的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关系，事实上是一般、特殊和个别的关系，或者说，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关系。

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自我反思和重建，分别在学科结构与理论结构的上述两个三个层次，有许多工作要做。

但是事情得一步一步来，因为对中国社会学的自我反思和重建，要在社会学界达成共识，就需要讨论，就需要时间。即使达成共识，在如何重建的问题上更会有多种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但是事情总得做起来，先易后难。

我觉得，下面几件事情是可以做的，也是比较紧迫的。1、更新理念，树立和谐双赢的理念。不更新理念，学科结构和理论结构的重建或完善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事实上是不可能的。2、在社会学研究中，提高创新意识，为此，就要有不同观点的学派的友好争鸣，就要有学术争鸣、探讨、评论的平台，即学术杂志。中国社会学界正在就创办《中国社会学评论》进行磋商。3、在社会学教学中，要写出符合时代变化和需要的社会学概论的新教材。如何写作可以进一步考虑。4、在社会学的体制上，要进一步发挥全国社会学会的作用，特别是

要充实有学术实力、在社会学科研和教学第一线做出成绩、得到公认的新生力量。

四、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迂回曲折，苦尽甜来，任重道远。关于它的现状、前景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我愿意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无论就政策导向和体制条件来说，还是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而论，中国社会学正处在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就政策导向和体制条件来说，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即作为要加强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之一，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确认。

就国内氛围和国际环境来说，中国社会学也看到了自己发展的难得的机遇。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激烈、深刻而广泛的变迁和转型。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与沉重的社会代价相随相生。作为双刃剑的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正负影响亦开始逐步显示。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国内各界人们越来越体会到社会因素即非经济因素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也使人们认识到以非经济因素为切入点的社会学，也和以经济因素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一样，是一门与每个人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学问，是一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科学，感受到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待和审视，并领悟到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社会政策的基础一环。

令人注目的是，上述种种，还吸引了世界主流社会学界和社会学家的目光。经过激烈竞争，中国社会学界获得了第三十六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办权，就是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如果说，1995年举办亚洲社会学大会是中国社会学走出国门，进入亚洲，那么2003年世界社会学大会，则是中国社会学冲出亚洲，跨向世界。另一个突出的事例是：过去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大都是记者或二流、三流的社会学学者，现在则不同，一流专家也加入了研究中国社会之列。无疑，在世界社会学的格局中，与欧美强势社会学相比，无论从规模、投入，还是从成果、影响等方面说，中国社会学仍然是弱势社会学。强势社会学如此关注中国社会的研究，对植根于本土社会的中国社会学来说，无疑既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是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与极好机遇。

第二，宏观和微观环境都有待改善，边缘化的危险仍然存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任重道远。

当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切都尽如人意，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改进和落实。

首先是宏观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举例来说：第一，学位制度方面，博士点是按二级学科设立的，现在，社会学本身既是一级学科，又是二级学科。社会学本身只设一个博士点的制度，实际上限制了社会学的发展，这与社会学有超过100个分支学科的情况极不适应；与经济学具有的众多二级学科相比，极不成比例。第二，在出版体制方面，社会学的学术杂志太少，在这么多高等学校，几乎没有社会学的专业学术杂志。第三，在学科分类上，社会学应该成为独立的门类，而不应是法学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在邓小平同志1979年提出社会学要赶快补课前后，胡乔木等同志对社会科学提出这样的分类：文、史、哲，经、法、社。这是有道理的。第四，社会学过去被取消的后遗症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这样那样存在，现在社会学的规模还太小，有些方面往往被忽视。所有这些应根据江泽民同志2002年7月16日讲话的精神，采取切实措施，一项一项地加以落实。

其次是微观方面的问题也开始突出，这就是在有些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中，把社会学学科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到目前为止，在不同院校的院系调整中，对社会学系大体上是三种做法，成立社会（发展）学院；合并到其他学院中去；保持社会学系独立。本来，如果指导

思想对头，如以有利于学科发展而不是方便于行政管理为出发点；如果做法合适，如校院系三级管理中，各国通常的做法并且是比较成功的做法是，或者校实院虚，或者校虚院实，而系作为学科发展的平台，一般是实的，那么，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产生边缘化的问题。现在，在第二种做法中，由于往往着眼于方便行政管理，并且由于校院两级是实体性的，系被虚化了。再加上社会学系都是上世纪 80 年代才建立起来的，与一些老的系相比，一般历史短，实力不强，是弱势学科，被合并到学院中后，很容易失去往日学科发展的平台。甚至在一些合并后的学院名称中，也明显表现出社会学被边缘化的趋向：如法政学院、政治和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等。实际上现在已经出现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合并前发展势头很好、很有影响的社会学系，合并后发展势头削弱，影响减少。这是很可惜的。我们真诚希望有关方面注意这种趋向，采取必要的措施，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代价。

如果上述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学科，社会学系作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都有的学系，将在中国得到更大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前途无量的学科，真是任重而道远啊！

New Modernity and Chinese Sociology

--Outline of Speech at the 1st Symposium for Asian Sociologists in Seoul and the 2003 Annual Meeting of Kore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Zheng Hangs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future of Chinese sociology is a development course of indige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is discipline, and these two sides are different but closely related: only when Chinese sociology is truly indigenized then it is internationalized. Today's tendency of decline of old modernity and rise of new modernity is making a great impact up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ndigeniz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this intense, deep-going and large-scal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Chinese sociology is faced with a rare chance of development. It has boundless prospects with heavy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ogy; New modernity

收稿日期: 2004-03-21;

作者简介: 郑杭生 (1936-),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社会学和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